

云开月露

——序印光大师文选之一

王静蓉

自己以信愿感佛，
佛以慈悲摄受，
感应道交，必能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

在印光大师的《文钞》所开展的，几乎都不离这句话的意旨，他屡屡告诉众人：以信念以愿力去学习佛陀的慈悲吧！专心一致、全生命地投入吧！当能与佛相感相印，能将生活的苦恼止息，流露智慧的境地。

百丈禅师《丛林要则》里说过“佛事以精严为切实”，当你我确定了以佛法为生命自此岸驶向彼岸的渡船，便要专精实修，择一相契相感的法门，把心定妥，依法而行，向生命挖宝。

清静佛性，无碍智慧便是生命至宝。欲得此宝，有

人习禅，有人修密，有人归向净土法门。净土宗的亲切、平易、朴实、方便，使得台湾本土有许许多多修习它。

一句佛号，常持心田，要以怎样的念头、态度、心境去持诵它？为何持佛名号就能与佛相感，蒙佛利益，念佛念得欢喜流露、法悦充满呢？一句佛号背后所依的理为何？诸位行者所生起的疑问，皆可向印光大师发问，能得到圆满的回答。

《印光大师文钞》卷帙浩繁，市面上早有完整收录本（惜无导读与标点）。我因为一殊胜因缘得以进入大师的智言慧语中，深深臣服，深深感佩大师这般的理明义清，在自己智慧圆融之余，还能不厌其烦地为诸佛弟子举说法，让弟子得以对念佛法门更生净信。因缘于这样的感谢，遂整编了这版本新颖、印刷清晰的现代版印光大师文钞选读——《信愿念佛》，每篇并做了简要引言，以带领读者进入文章大意，并且于每篇文前做了精彩摘句，让读者能于生活中随时读诵，深入识田。

读者由文前的精彩摘句足以一窥心法，也能厘清学佛念佛者的疑团。当然，本书之编选不在外在知识的累积，或者史料的完整收集，而确实实仅在于呈现一位净土大师的智慧，以帮助彷徨、忙碌而有心学佛的现代人凭借指标，一得法喜清凉。

所以，在资料性与重要性的收集上，这本书可能有

不足，这可得请学者先进们包涵，但它能够提供的是一剂自然之法，法意含蕴其间，以大师的教诲循序做去，将能体得乌云散去，皎月澄现这份解脱尘劳的欢喜。

愿诸位行者因本书的阅读能出离娑婆，入极乐做嘉宾。愿我们见贤思齐，向印光大师学习信深愿切，早日化身为净土清莲！

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

真达 妙真 了然 德森等

妙契佛心，理事无碍

师讳圣量，字印光，别号常惭愧僧，陕西郃阳赵氏子。幼随兄读儒书，颇以圣学自任，和韩欧辟佛之议。后病困数载，始悟前非，顿革先心，出世缘熟。年二十一，即投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出家，礼道纯和尚剃染，时清光绪七年辛巳岁也。明年于陕西兴安县双溪寺，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。师生六月即病目，几丧明。后虽愈，而目力已损，稍发红，即不能视物。受具时，以师善书，凡戒期中所有写法事宜，悉令代作。写字过多，目发红如血灌，幸师先于湖北莲华寺充照客时，于晒经次，得读残本《龙舒净土文》，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

门，乃即生了脱生死之要道。因此目病，乃悟身为苦本，即于闲时专念佛号。夜众睡后，复起坐念佛。即写字时，亦心不离佛。故虽力疾书写，仍能勉强支持。及写字竟，而目亦全愈。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而自行化他，一以净土为归，即造端于斯也。

师修净土，久而弥笃，闻红螺山资福寺，为专修净土道场，遂于二十六岁（光绪十二年丙戌）辞师前往。是年十月入堂念佛，沐浴祖之遗泽，而净业大进。翌年正月，告暂假朝五台，毕，仍回资福，历任上客堂香灯、寮元等职。三载之中，念佛正行而外，研读大乘经典，由是深入经藏，妙契佛心，径路修行，理事无碍矣。年三十（十六年庚寅）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，三十一（十七年辛卯）住圆广寺。越二年（十九年癸巳）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，入都请藏，检阅料理，相助乏人，众以师做事精慎，进之。化老见师道行超卓，及南归，即请伴行，安单寺之藏经楼。寺众见师励志精修，咸深钦佩，而师欷然不自足也。二十三年丁酉夏，寺众一再坚请讲经，辞不获已，乃为讲《弥陀经要解便蒙钞》一座。毕，即于珠宝殿侧闭关，两期六载，而学行倍进。出关后，由了余和尚与真达等，特创慧莲篷供养。与谛闲法师，先后居之。未几，仍迎归法雨。年四十四（三十年甲辰）因谛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，又请入都，助理

一切，事毕南旋，仍住法雨经楼。师出家三十余年，终清之世，始终韬晦，不喜与人往来，亦不愿人知其名字，以期昼夜弥陀，早证念佛三昧。

耳提面命，不离因果

然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；德厚流光，终不可掩。一九一二年，师年五十有二，高鹤年居士，取师文数篇，刊入上海《佛学丛报》，署名常惭。人虽不知为谁，而文字般若，已足引发读者善根。逮一九一七年（五十七岁），徐蔚如居士得师与其友三书，印行，题曰《印光法师信稿》。一九一八年（五十八岁）搜得师文二十余篇，印于北京，题曰《印光法师文钞》。一九一九年（五十九岁）复搜得师文，再印《续编》，继合初续为一。一九二〇、一九二一两年，复有增益，乃先后铅铸于商务印书馆，木刻于扬州藏经院。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间，迭次增广，复于中华书局印行，题曰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。

夫文以载道，师之《文钞》流通，而师之道化，遂滂浹于海内。如《净土决疑论》《宗教不宜混滥论》及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》等，皆言言见谛，字字归宗，上符佛旨，下契生心，发挥禅净奥妙，抉择其间难易，实有发前人未发处。徐氏跋云：“大法陵夷，于今为极，不

图当世，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，续佛慧命，于是乎在。”又云：“师之文，盖无一语无来历，深入显出，妙契时机，诚末法中应病良药，可谓善识法要，竭诚倾仰者矣。”当徐居士持书奉母，躬诣普陀，竭诚礼覲，恳求摄受，皈依座下，师犹坚持不许，指徐母子往宁波观宗寺皈依谛公。一九一九年，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，再四恳求，必请收为弟子，师观察时机，理难再却，遂为各赐法名，此为师许人皈依之始，而《文钞》亦实为之缘起也。

师之为文，不独佛理精邃，即格致诚正，修齐治平，五伦八德等，儒门经世之道，不背于净业三福者，亦必发挥尽致，文义典雅，所以纸贵洛阳，人争请读。由是而慕师道德，渴望列于门墙之善男信女，日益众多。或航海梯山，而请求摄受，或鸿来雁往，而乞赐法名；此二十余年来，皈依师座之人实不可以数计。即依教奉行，吃素念佛，精修净业，得遂生西之士女，亦难枚举。然则师之以文字摄化众生，利益世间，有不可思议者矣。

师之耳提面命，开导学人，本诸经论，流自肺腑，不离因果，不涉虚文。应折伏者，禅宿儒魁，或遭呵斥，即达官显宦，绝无假借；应摄受者，后生末学，未尝拒却，纵农夫仆妇，亦与优容。一种平怀，三根普利，情无适莫，唯理是依。但念时当叔季，世风日下，非提倡因果报应，不足以挽颓风而正人心；人根陋劣，非实行

信愿念佛，决不能了生死而出轮回。故不拘贵贱贤愚，男女老幼，凡有请益，必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，谆谆启迪，令人深生憬悟，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。进以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，教人切实奉行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。虽深通宗教，从不谈玄说妙，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，闻者悉皆当下受益。此即莲池大师论辩融老人之言曰：“此老可敬处，正在此耳！”因师平实无奇，言行合一，所以真修实践之士咸乐亲近，致使叩关问道者，亦多难胜数。且师以法为重，以道为尊，名闻利养，不介于怀。一九二二年（六十二岁）定海县知事陶在东、会稽道道尹黄涵之，汇师道行，呈请大总统徐，题赐“悟彻圆明”匾额一方，赍送普陀，香花供养，极盛一时，缙素欣羨，师则若罔闻知。有叩之者，答以虚空楼阁，自无实德，惭愧不已，荣从何来等语。当今竞尚浮夸之秋，而淡泊如师，实足挽既倒之狂澜，作中流之砥柱，若道若俗，获益良多。

代佛宣化，挽救人心

师俭以自奉，厚以待人。凡善信男女，供养香敬，悉皆代人广种福田，用于流通经籍与救济饥贫，但权衡

轻重，先其所急，而为措施。如一九二六年（六十六岁）长安被困解围后，即以印《文钞》之款，急拨三千圆，托人速汇赈济，凡闻何方被灾告急，必尽力提倡捐助，以期救援。一九三五年（七十五岁）陕省大旱，得王幼农居士函告，即取存折，令人速汇一千圆助急赈。汇后，令德森查账，折中所存仅百余圆，而报国寺一切需用，全赖维持，亦不介意。一九三六年（七十六岁）应上海护国息灾法会说法时，闻绥远灾情严重，即对众发表，以当时一千余人皈依求戒等香敬，计洋二千九百余圆，尽数捐去，再自发原存印书之款一千圆为倡。及回苏，众在车站迎接，请师上灵岩，观近年景象，犹急往报国，取折飭汇讫，而后伴众登山。师之导众救灾，已饥已溺之深心，类皆如是。

魏梅荪、王幼农等居士，在南京三汊河发起创办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，请师参加，并订定寺规。继由任心白居士，商请上海冯梦华、王一亭、姚文敷、关炯之、黄涵之等诸居士，开办佛教慈幼院于其间。一一皆仗师之德望，启人信仰，而得成就。且对慈幼院之教养赤贫子弟，师益极力助成，其中经费，由师劝募，及自捐者，为数颇巨。即上海市佛教会所办慈幼院，师亦力为赞襄。至其法施，则自印送《安士全书》以来，及创办弘化社，二十余年，所印各书，不下四五百万部，佛像亦在百万

余帙，法化之弘，亦复旁薄中外。

综观师之一言一行，无非代佛宣化，以期挽救世道人心，俾贤才辈出，福国利民。而其自奉，食唯充饥，不求适口，衣取御寒，厌弃美丽。有供养珍美衣食，非却而不受，即转赠他人；若普通物品，辄令持交库房，俾大众共享，决不自用。此虽细行，亦足为末世佛子矜式者也。

师之维护法门，功难思议，其最重要者，若前次欧战时，政府有移德侨驻普陀之议，师恐有碍大众清修，特函嘱陈锡周居士，转托要人疏通，其事遂寝。一九二二年（六十二岁），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，呈准省府借寺庙作校舍，定海知事陶在东，函师挽救，师即函请王幼农、魏梅荪二居士设法，并令妙莲和尚奔走，遂蒙当局明令保护。一九二七年（六十七岁），政局初更，寺产毫无保障，几伏灭教之祸，而普陀首当其冲，由师舍命力争，始得苟延残喘。及某君长内政，数提庙产兴学之议，竟致举国缟素，惊惶无措。幸师与谛老在申，得集热心护法诸居士计议，先疏通某君，次派代表请愿，而议未实行。逮某君将退，又颁《驱僧夺产条例》，期次第剥夺，以达灭教目的。幸《条例》公布，某即交卸，得赵次陇部长接篆，师特函呈设法，遂无形取消。继嘱焦易堂居士等斡旋，始将《条例》修正，僧侣

得以苟安。

一九三三、一九三四年（七十三、七十四岁），安徽阜阳古刹资福寺，唐尉迟敬德造供三佛存焉，全寺为学校占据；山西五台碧山寺广济茅蓬，横遭厄运，两皆涉讼官厅；当道偏听一面之辞，二寺几将废灭，各得师一函，忽转视听。广济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远安心办道之基础，资福亦从兹保全渐次中兴。一九三五年（七十五岁），全国教育会议，某教厅长提议全国寺产作教育基金，全国寺庙改为学校。议决，呈请内政部大学院备案。报端揭载，群为震惊。时由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，及常务理事大悲明道诸师，关、黄、屈等诸居士，同至报国，叩关请示。师以卫教相勉，及示办法，返沪开会，公举代表，入都请愿，仗师光照，教难解除。

江西庙产，自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（七十六岁），四年之内，发生三次大风波，几有灭尽无遗之势。虽由德森历年呼吁，力竭声嘶，中国佛教会，亦多次设法，终得师之慈光加被，感动诸大护法，群起营救，一一达到美满结果，仍保安全。此其荦荦大者，其他小节，于一函或数言之下，消除劫难，解释祸胎，则随时随处，所在有之，不胜枚举。非师之道德，足以上感龙天，下孚群情，乌能至此。

化及囹圄，及于异类

师之无缘慈悲，化及囹圄，及于异类。一九二二、一九二三年，应定海县陶知事请，物色讲师，至监狱宣讲，乃推智德法师应聘。师令宣讲《安士全书》等，关于因果报应，净土法门各要旨，狱囚多受感化。及沪上王一亭、沈惺叔等居士，发起江苏监狱感化会，聘师为名誉会长。讲师邓朴君、戚则周（即明道师在俗姓名）、乔恂如等居士，皆师之皈依弟子。由师示以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及注重因果，提倡净土，为讲演之要目。而狱官监犯，因之改过迁善，归心大法，吃素念佛者，亦大有其人，其于异类也。

一九三〇年（七十岁）二月，师由申太平，赴苏报国，铺盖衣箱，附来臭虱极多，孳生之蕃，致关房会客窗口与窗外之几上，夏秋间，均常见臭虱往来。有弟子念师年老，不堪其扰，屡请入内代为收拾，师皆峻拒不许。且云：“此只怪自己无道德，古高僧不耐臭虱之扰，乃告之曰：‘畜生，你来打差，当迁你单。’虱即相率而去。吾今修持不力，无此感应，夫复何言？”泰然处之，终不介意。至一九三三年（七十三岁）臭虱忽然绝迹，师亦不对人言，时近端午，德森念及问师，答曰：“没有

了。”森以为师年老眼花，一再坚请入内检查，确已净尽，了无踪迹，殆亦为师迁单去矣。师在关净课外，常持《大悲咒》加持水米，以赐诸医束手之危病者，辄见奇效。一日，报国藏经楼发现无数白蚁，师在山闻之，赐大悲水令洒之，白蚁从此绝迹，此为一九三八年夏事也。师之法力之神应，类多如此。

在家二众，深沾法益

师固不喜眷属，故无出家剃徒。然渴仰亲近，迭承训诲，深沾法益，在家二众，不可胜数。其出家缁侣，除与谛老法师为最相契之莲友外，而久承摄受，饱餐法乳，仍承以莲友相待者，过去则有了余和尚，现在尚有了清和尚及真达二人。确居学人之列者，已故，则有圆光、康泽、慧近、明道诸师；现在，尚有妙莲、心净二和尚，及莲因、明西二师，与妙真、了然、德森等。暨现在灵岩、报国二寺诸师，此乃指常久亲近，屡蒙教导提携，沐恩载德，有逾剃度师者。若随缘请益，通函问道，乃读师之《文钞》，流通各书，而沐法泽者，盖亦不可胜举。然则师虽不收徒弟，而中外真正佛子，实多数赖以为师。师又宿誓不做寺庙主，自客居法雨，二十余年，晦迹精修，绝少他往。自一九一八年印《安士全书》

以来，迭因事至沪，苦乏安居之所，真达于一九二二年翻造太平寺时，为师特辟净室一间，从此来沪，卓锡太平。而力护法门诸君子，如南京魏梅荪，西安王幼农，维扬王慧常，江西许止净，嘉兴范古农，沪上冯梦华、施省之、王一亭、闻兰亭、朱子桥、屈文六、黄涵之、关纲之等诸居士，或因私人问道，或因社会慈善，有所咨询，亦时莅太平，向师请益。至各方投函者，更仆难数，则太平兰若，名传遐迩，亦自师显。

至一九二八年（六十八岁）师因厌交通太便，信札太多，人事太繁，急欲觅地归隐。真达乃与关纲之、沈惺叔、赵云韶诸居士商。三居士遂将苏州报国寺，举以供养。即由弘伞、明道二人，前往接管，真达以数千圆修葺。故一九二九年，师离山在沪，校印各书，急欲结束归隐时，有广东弟子黄筱伟居士等数人，建筑精舍，决欲迎师赴香港，师已允往。真达乃以江浙佛地，信众尤多，一再坚留，终以法缘所在，遂于一九三〇年（七十岁）二月往苏，即就报国掩关。先是木渎灵岩，真达请于师，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，一切规约章程，悉秉师志而定。三四年来，以旧堂狭隘，不能容众，正在设法改建堂寮，从事刷新。适师至苏，与灵岩咫尺，内外施設，请益多缘，而仰承指导，日就振兴。灵岩迄今推为我国净土宗第二道场者，岂偶然哉！

师在关中，佛课余暇，圆成《普陀》《清凉》《峨眉》《九华》各志之修辑，及函复弟子学人问法。今四山志早已出版流通，函答诸文，亦已有《文钞续编》印行；为师至苏以后之所赐者，可谓恒顺众生，无有疲厌者矣！逮一九三七年（七十七岁）冬，为时局所迫，苏垣势不可住，不得已，顺妙真等请，移锡灵岩，安居才满三载，孰料智积菩萨显圣之刹，竟为我师示寂归真之地耶！

诸根悦豫，正念分明，舍报安详

师之示寂也，预知时至。一九四〇年春，《复章缘净居士书》有云：“今已八十，朝不保夕。”又云：“光将死之人，岂可留此规矩？”逮冬十月二十七日，略示微疾，至二十八日午后一时，即命召集在山全体职事及居士等，至关房会谈。告众曰：“灵岩住持，未可久悬。”即命妙真任之，众表赞同，乃詹十一月初九日，为升座之期，师云：“太迟。”改选初四，亦云迟了，后择初一，即点首曰：“可矣。”旋对众开示本寺沿革，达两小时余，后虽精神渐弱，仍与真达等，时商各事，恬适如常，无诸病态。初三晚，仍进稀粥碗许。食毕，语真达等云：“净土法门，别无奇特，但要恳切至诚，无不蒙佛接引，带业往生。”此后精神逐渐疲惫，体温降低。初四早一时半，

由床起坐云：“念佛见佛，决定生西。”言讫，即大声念佛。二时十五分，索水洗手毕，起立云：“蒙阿弥陀佛接引，我要去了，大家要念佛，要发愿，要生西方。”说竟，即移坐椅上，面西端身正坐。三时许，妙真至，承嘱咐云：“汝要维持道场，弘扬净土，不要学大派头。”后不复语，只唇动念佛，延近五时，在大众念佛声中，安详西逝。

按数日之间，一切安排，如急促妙真实任住持等，虽不明言所以，确是预知时至之作略。身无一切病苦厄难，心无一切贪恋迷惑，诸根悦豫，正念分明，舍报安详，如入禅定。观师之一生自行化他，及临终瑞相，往生莲品，当然不在中下。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，十二月十二日辰时，寂于一九四〇年庚辰，十一月初四日卯时，世寿八十，僧腊六十。灵岩赖师以中兴，而得师示现生西模范，时节因缘，有不可得而思议者矣！慈谨卜明年辛巳二月十五，佛涅槃日，适师西逝百日之期，举火荼毗，奉灵骨塔于本山。

师之落叶归根，悟证如何？吾人博地凡夫，皆无他心道眼，不敢妄评。惟读师迭次出版之《文钞》与本年新印之《续编》，及凡经手流通各书，其提倡念佛，发挥道妙，自行化他，笃实修持之实行，有功净土，足征为